



做新教师，从教育发现开始

雷振海 李炳亭 编

ZHUISUJIAOYUDEYUANDIAN

问道中国教育 追溯教育的原点

问道教育名家，回归原点审视教育，追溯教育本真，共话发展之道。



Discovery 教育发现书系



雷振海 李炳亭 编

问道中国教育

追溯教育的原点

ZHUISUJIAOYUDEYUANDIAN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道中国教育·追溯教育的原点 / 雷振海, 李炳亭
编.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329-3464-5

I. ①问… II. ①雷… ②李… III. ①教育研究—中
国 IV. ①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623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 sdpress. com. 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 sdpress. com. cn
地 址 济南英雄山路189号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170 × 240 毫米 16 开
印张/ 18.75 插页/ 2 千字/ 237
定 价 32.00 元

《中国教师报》“教育发现”丛书编委会

主编：雷振海

副主编：李炳亭 杨伟广

编 委（按姓氏笔画）：

马朝宏 田 华 叶 飞 冯永亮 刘 文 刘汶莉

刘 婷 宋 鸽 陈 盼 吴盈盈 林 溪 郭 瑞

高日东 高 影 康 丽 康秋菊 梁恕俭 梁颖宁

韩世文 解成君 翟晋玉

一群理想主义者的执著

——为《中国教师报》“教育发现”丛书而序

雷振海

手头近期阅读的是“民国”的那批文人们。

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李叔同、马寅初、傅斯年……他们有趣极了，或迂或狷或痴或狂，那些风雅和风趣，读来心驰神往，甚觉得好笑好玩，于歇歇之余，心便禁不住有被“戳”一下的感觉，脑袋里莫名冒出一个词汇，那个由人格与信仰铸成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风骨”。

“全国教师自己的报纸”，“为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让教师说话”，“零距离贴近教师”，正是以此为圭臬，从而成就了一家教育媒体的气象。

教师兴，则教育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正是怀有这样的信仰，才造就了《中国教师报》八年的坚守。为中国名校长成长摇旗呐喊，为中国教育家成长呼风唤雨，为中国名师成长鸣锣开道，为中国区域教育的发展架设彩虹。执著地热爱教育新闻事业，情有独钟到白头；全情投入，为伊消得人憔悴；潜心钻研业务，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教育而鼓，为教师而歌，神圣使命肩上挑……正是在这样的理想驱使下，《中国教师报》一路走过，从弱到强。

八年转瞬而过，但这样一家媒体、一群人和一支队伍，却炼出了一种硬朗闪亮的风骨——打造一支有教育信仰的传媒铁军。我们坚信，有

什么样的媒体人便有什么样的媒体。现在，我们总结八年办报所推出的这套丛书，就闪烁着一些特有的“铁质”——用心、用情、用智做事的结晶。这套丛书未必有那么高的学术含量，但却是中国教师报人心血、思考、汗水或者微笑的记录，就像母亲之于宝宝，它是八年成长的情感寄托，里面写满的全是或深刻或凝重的爱与被爱。丛书收录的文章，有许多篇什“好笑好玩”，“风雅风趣”；读这些文字，我相信你同样会和我一样——温暖而感动。当然，从出版价值上看，它是八年中国教育发展影像中的一段刻录，因为它的“史料性”而多了反思和审视价值。在这里，不仅可以读懂中国教育，而且能遭遇到你心仪的编辑记者：李炳亭、杨伟广、康丽、叶飞、翟晋玉、马朝宏、梁颖宁、高影、冯永亮、吴盈盈、解成君、郭瑞、韩世文、田华、宋鸽、康秋菊、陈盼、高日东、梁恕俭等，当然还有那些分布在各省的兄弟姐妹们，像刘文、林溪、刘婷、刘汶莉、周书贤等，也包括已经离开但却为《中国教师报》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编辑记者们，这份媒体的成长也浸透着你们的心血。

八年，对于我们，只是一个时期的总结，却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篇。从最初的“全国教师自己的报纸”到今天的“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从“教师的报纸教师办”到今天的“打造对中国教育的领导力”，变化的只是气质和目标，没变的是服务和信仰。还记得《中国教师报》首任总编辑刘堂江先生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吗？让我们重新复述一遍——第一，创新无止境，办报不止，创新不止；第二，气势贯长虹，办报要有大家风范，大策划，大手笔，大泼墨大写意，大江东去，大江奔流；第三，重锤砸蚂蚁，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成败；第四，天塌不言败，百折不挠，永不言败。或许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传承，才造就了《中国教师报》鲜明的媒体特色。

在中国基础教育界，《中国教师报》是作为课改的“代名词”而备受读者青睐的。发现典型、助推课改，与典型共同成长，如今杜郎口中学、

兖州一中、昌乐二中等一批新名校喧嚣星空。《中国教师报》始终锁定如火如荼的一线教育教学，主张做力行的教育，2010年7月，本报首家总结发布了“高效课堂九大教学范式”，更是将新课改引入到了全面实践的深水区上。近些年，《中国教师报》还大手笔创意主办了一系列震动基础教育界的盛会，“中国名校长高峰会”，先是冰城论剑，后来会师井冈、相聚无锡、泉城品茗、京师论道、东北盛京亮剑、襄阳“隆中对”……

如今这套丛书就要和读者朋友见面了，作为一个报人，尽管我们一直在倡导服务与创新，比如“六大周刊”的推出就是在尝试“报中刊”的办报形式，但距离您的期望可能仍有不小的差距，但最后我想说的仍然是这句老生常谈的话——“希望在前方，我们在路上！”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中国教师报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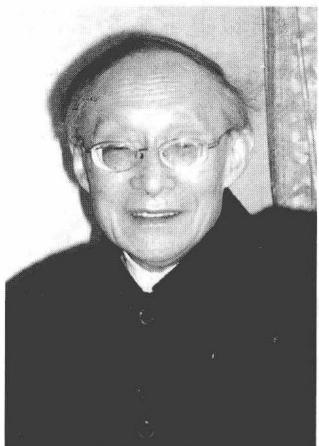
目录

- 1 让教育多一些人文精神
- 11 德育：提升生命质量的事业
- 20 示范高中建设更要注重内在品质
- 29 教育惩戒呼唤建章立制
- 36 生命是教育的原点
- 46 人之患在不好读书
- 53 教育就是要培养习惯
- 64 减负要从“题”入手
- 75 对教师的评价宜粗不宜细
- 82 以活动带培训把“参与式”教学从理论变成实践
- 91 教师要从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快乐
- 101 专家眼里的杜郎口中学
- 110 师德教育就是要帮助教师体验成功
- 118 情感也能产生巨大教育价值
- 127 落实素质教育教师更要有创新精神
- 137 点燃千百万教师手中的魔灯

- 148 总得有人去擦星星
158 高考压力是一个幌子
168 教育，让生命在场
177 “把情境教育的种子播撒到港岛”
186 为幸福而做教师
195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205 对于他们，仅有关爱是不够的
215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身体
224 教师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好学生的主动性
233 校长必须成为学校教学的领导者
240 从“问题学生”到“学生问题”
250 基础教育信息化探索没有尽头
261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五大方略
272 在开放课堂的基础上建立有序课堂
283 像尊重大自然那样去尊重孩子的发展

让教育多一些人文精神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立足于机械工程领域之余，杨叔子倡导在全国理工科院校中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教育，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应

邀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百余所院校举办人文讲座两百余场，吸引了近二十万人次的听众。

2004年12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在首届中国教育家大会上做了《学习知识，超越知识，教育提升素质》的发言。其实早在此之前，杨院士已经做过多场教育专题报告，他对教育的关心是一以贯之的，一直倡导教育里的“人文精神”。在华中理工大学任职期间，他曾规定

1998年入学的研究生要背《老子》，这种做法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响。有人甚至认为，杨院士掀起了一场“人文风暴”。为此，我们专门访问了杨叔子院士。

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

中国教师报：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您现在的主要工作却放在教育上，我们看了网上许多介绍您的言论，也都跟教育有关，对此我们很好奇，您怎么会对教育如此感兴趣呢？

杨叔子：应该讲，当我做了原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长以后，我对教育比以往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教育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退下来之后，我还继续搞教育。对此很多人开始很不理解，认为我是搞机械工程的科学院院士，现在又搞教育，是不是“不务正业”？

但是，在我看来，教育面对的是人，面对的是千千万万个学生，涉及面更广，作用更大。为什么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与不少科技专家从校长位置退下之后也那么关心教育，我猜想他们可能也是这样的心情。教育是千秋万代的大事，关系到民族的繁衍与国家的强盛，这是我为什么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当然，我也还在做机械工程方面的科技工作。

根本原因，有两件事情深深触动了我。第一是解放前后的鲜明对比。我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快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都在宣传，说共产党是土匪强盗，当时我很害怕。可是我看到老百姓拿着鸡蛋、豆浆、油条迎接进城的解放军，解放军在老百姓的屋檐底下躲雨，也不肯进屋扰民，这让我感触很深。同样是人，同样在当“官”、当“兵”，为什么如此不同？深入想想，这跟当“官”当“兵”接受的教育大有关系。

还有 80 年代初我到美国去，一些华裔教授说，大陆办的教育有问题，有些学生 ABC、XYZ 很好，懂得英镑美元，但对史可法、文天祥知之甚少，对长城、黄河知之甚少，对《资治通鉴》、《史记》、四书五经连书名也不知道，这些人能有民族感情吗？懂得为中华民族服务吗？他们提的问题很尖锐。这些都让我感到培养人真的很重要，很关键。我从校长的位置下来后，看到更多令人担心的情况，这促使我关心教育。

有的人说，行政腐败还不可怕，有司法来纠正；司法腐败不可怕，会有新鲜血液来替代；如果教育出了大问题，新鲜血液没有了，那就完了，它的危害性是致命的。所以我感觉到教育很重要，教育根本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礼记·学记》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学”，就是教育，现在说教育的宗旨就是提高国民素质，我想是一个意思。

中国教师报：所以您提出了“绿色教育”的理念？

杨叔子：当时北京申办奥运的口号之一是“科学·人文·绿色奥运”，我认为很好，所以就提出了“绿色教育”，简而言之，就是人文加科学。为什么这么讲？人有灵性，也有人性，两者缺一不可。既要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又要发明和创新的意识。只有人性，没有灵性，那就近乎野蛮；如果只有灵性，没有人性，就更加危险。所以教育一个人，两者都要开发，这就是绿色教育，它追求一种和谐。我常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孔子主张“六艺”施教：礼、乐、射、御、书、数。礼是德育，乐是美育，射、御是体育，书、数是智育，真是文武双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是一个整体，大脑是个整体，素质是个整体，不同部分都应该得到开发，只开发一部分不行。追根究底，教育就是要使人全面发展，和谐发展。

人文就是教人如何做人

中国教师报：现在的教育现状距离您所说的这种理想教育有多远？

杨叔子：这些年我们的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是成就很大。解放前，看看文盲多少、学校多少，不看到这个大前提，就只会是一片黑暗。我告诉到武汉来的朋友，要去黄鹤楼，看长江滚滚，但不是向东，而是向北；一般人都说大江东去，其实在有些地方，长江水不是向东，而是从南流向北，甚至还有回流。大江东去是总的的趋势，但中间有曲折，甚至有回流。我们的教育就是一个“大江东去”的问题。

但现在教育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对人的全面教育，不但灵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人性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我想起梁思成教授在1948年曾经呼吁，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因为文理分工带来了严重的弊病，搞文的不懂理工，搞理工的不懂文，所以只能培养出“半个人”。但现在呢？我开玩笑讲，现在不是“半个人”了，而是“四分之一个人”、“八分之一个人”。学工的不懂得理，更不懂得文；学机械的不懂电气，学电气的不懂机械；学制造的不懂汽车，学汽车的不懂制造；学汽车发动机的懂得多少汽车底盘？学汽车底盘的懂得多少汽车发动机？文科理科也如此，专业分工太窄了，这是灵性方面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有这样一句讽刺话，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不要打架，“马加爵事件”后，有人添了一句，研究生讲不要杀人，因为学问越大，一旦缺少人性，干的坏事就越大。

90年代中期，有一所大学的校长问我，大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我就告诉他，其实大学的问题不在大学，而在中小学。为什么大学教不要打架、教要爱护公物呢？那是因为中小学没有解决。有个报纸对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家长进行调查得出结论，说现在家长关心的主要不是

孩子的情感，而是孩子的智力。对于教育，我们太急功近利了。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9岁进小学，数学很差，加法迷迷糊糊，减法稀里糊涂，但一年后我跳到中学去了。尽管我底子那么差，但我懂得一条，就是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那时候是“我要读书”，现在呢？变成了“要我读书”。读书为了谁，这就是一个情感和认识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人性重于灵性，情感贵于智力，做人先于做事，文艺优于科技。这里绝不是说科技不重要，做事不重要，一切人文活动必定要基于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肯定要失败。固然做人与做事不可分离，但成才、成家不一定成人，重要的是做人。人文就是教人如何做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对大学生说，你们进入大学要学会做人、学会思维，学会必要的知识与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但做人是最基础的，没有做人，其余都是空的。《周易·贲卦·彖辞》讲得好：“文明以止，人文也。”这就是讲，要以人类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伦理、道德、典章、制度等来规范行动，来做人，形成和谐的社会。我想，古今中外，均应如此吧！

现在很多家长过分注重智力，希望孩子成为小生物学家、小天文学家、小物理学家、小画家、小文学家，等等。但刚才我讲了，成才成家可不一定成人，才越高，家越大，心越坏，就越糟糕。

中国教师报：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杨叔子：我们提“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为本，教育更是要以人为本。从整个社会来说，不要太急功近利；而对教育来说，要逐步地改变，要重视孩子的情感教育。首先就是在幼儿园和小学里多一些人文教育，这一点很关键。

其实，我觉得幼儿园、小学里有相当多的科技教育的东西都可以砍掉。为什么这样说？现在小学搞什么快速算法，这没必要；我很反对中学搞什么快慢班、文理班、奥赛班，它们简直是贻害无穷。就说文理分

班，有一种情况是，成绩好的学生学理，成绩一般的学生学文，简直是岂有此理？你可以调查一下，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科学大家多，还是有名的文艺大家多？固然科学入门难，但是登堂入室相对容易一些，而文学恰恰相反，看似容易，实则很难。何况，道德和情感的培养是最重要的，而这正是人文教育的核心。

中国教师报：但有些东西改变起来似乎比较困难。

杨叔子：的确，改革很难。我曾去一所学校参观，学生桌子旁边的书本一尺多高，但是如果上级来参观，学校就让学生放假，将书收走，躲避检查。现在学生的负担太重了，我孙女上初三时，书本就有 18 斤重，我也无能为力。但有一点，教育需要改革，但必须积极、稳步地改变，不能太过急，欲速则不达。事实上，现在很多课本的内容也有所改变，例如传统的文化增加了一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中国教师报：那您认为，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叔子：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思想的改变，真正按规律办事，全面提高素质，协调发展能力。当然，要因材施教，但基础应全面打好。现在，我们很多毕业生不通中西，也不懂古今，基础太窄，思想太死。学工科的第一句话是“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学理科的总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学文科的爱说“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新意”，各有各的理，但都是各说各的理，如果能够打通就好了。

说到底，我认为培养人有两条至关重要，一条是要有高度灵性，一条是要有高度人性。灵性和人性也可以看成是创新和爱国的关系，即一要爱国，二要创新。我在美国留学时，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下来，我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要留下来？我要回去建设我的祖国！清朝末年，

为什么那么多人留洋还是回来了？那也是受到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的熏陶。对于传统文化，很多人没有学过，就认为它是过时的，没有学怎么就能说它过时呢？“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就像吃一碗饭，你没有吃下去，怎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呢？

第二条是要创新。工业发达国家前几年有个统计数字叫技术依存度，就是关键技术要进口多少，工业化国家平均是 10%，美国是 1.6%，日本是 6.6%，韩国大概是 24%，中国远远超过 50%。没有原创能力，这行吗？绝对不行！这也跟教育很有关系，只注重人的工具性不注重人性，重理工轻人文，重实用轻基础，归根结底，就是太过功利，轻视素质，轻视基础，丢在长远。基础学科就是这样的，看似无用，其实大有用处，一是用在人的精神境界，一是用在未来有大突破。

为什么人类会进步？其一是实际需要的推动，另外还有一点是对未知的探求，这是人的一种本能需要。上个世纪 40 年代有科学家研究半导体，在当时看来的确没用，可现在太有用了，没有半导体就没有芯片，就没有计算机，还有半导体发光器的效率和寿命都不是现有的电灯所能比拟的。有研究表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比例是黄金分割：0.618；基础研究又分为两个部分，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两个又是黄金分割：0.618；所以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比例应该是 14 : 24 : 62；可我们国家纯基础研究占多少？前年才占 7%。有这样一句话：国民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第一句话是完全正确的，但第二句就有问题，技术应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科学怎么能全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研究纯数学怎么面向？研究黑洞怎么面向？研究暗物质、暗能量怎么面向？基础项目，讲基础很好，讲重大很好，但是讲效益就很难说了。不能把探索未知都和功利主义拉上！过去，在某个时期，我们是批判过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但那是在特定时期。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一部分这样的人

存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满足长远发展的需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中国教师报：您要求您的研究生必须读经，是不是也出于这样的考虑？

杨叔子：1997年，我即将从校长的位置退下来，我告诉我所在的研究所，从1998年开始，我招的博士生要学《老子》，从1999年开始，要学《老子》和《论语》，愿意接受这个条件的，我可以招，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为什么如此？我认为，《老子》、《论语》是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在基督教世界，有一本书任何人都要读，那是《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是《可兰经》。我赞成我校涂又光老先生的观点，中国人至少中国高级人才应该读一读《老子》、《论语》。

中国教师报：现在看来，实施的效果怎么样？

杨叔子：很多记者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教育是明天的事业，人文教育更是如此，不要问我现在的效果，我只能说，做下去，效益会不会有是后的事情。1998年教育部批准建立了32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其中包括传统文化的教育。2002年进行中期评估时，我说了8个字：多问耕耘，少问收获。人文教育的效益在长远，不要只看现在。我们学校的人文讲座现在已经开到1000多期，虽然不给学分，不给评语，但人数经常爆满，说明大家对于人文的东西还是很需要的。我小的时候念了很多古书，当时很多不懂，看来没用，但现在我觉得受用终身。沙漠中的骆驼会反刍，同样，人更需要知识的反刍，精神的反刍。

民族的概念就是文化的概念

中国教师报：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您怎么看待那些